



白云生处的守护

□ 刘江林

车子沿白龙江逆流而上,转过最后一道弯,山风裹着云絮扑进车窗。松针的清冽、野果的甜香,还有那股熟悉的湿润——这是白云村在呼吸。曾在此工作二十五载,离别也已十五秋,这片云竟还记得我。

迭部县白云村,海拔两千多米的数字,不仅刻在村委会墙上,更烙进每个山里人的生命。我们奔跑时会喘,却总爱放声呼喊,似要把高山的清润气息全装进胸膛。

群山如黛,相拥环抱村落。东侧湿地广袤,芦苇丛中鱼肥蛙壮;南边白龙江奔腾不息,清澈见底。晨雾从山腰苏醒,如母亲掀开蒸笼,裹着草木清香袅袅升起。山尖刚镀上金边,山脚松林仍沉浸在墨绿梦境里。

白龙江在村口放缓脚步。春初

开冻,孩子们爱舔食岸边冰柱,清甜滋味至今留于舌尖;秋日江水碧莹,圆石青苔如水墨晕染,小鱼在石缝间嬉戏。这潺潺水声,入梦便再未远去。

横跨江面的吊桥名为“利民桥”,老桥木板被岁月磨得温润,记得五月杜鹃漫山时,孩童伏在父亲背上过桥上学,父亲的喘息与桥下水声交织,成了童年最安心的记忆。

大院的老松愈发苍劲。“工”字楼已然焕新,唯“林海安澜”的照壁依旧。秋阳为鎏金大字镀上银边,云影流过新建住宅楼的浅黄墙面。坐在石凳上,看云慢慢裹住夕阳,金光漏在“长征林业局”的老牌匾上——白云守着的,何止是林子,更是我们这代人的青春。

白云,这片孕育了无数林业人的沃土,见证了几代人辛勤耕耘、奉献青

春乃至献出生命的历程。烈士陵园里,每一座土丘都承载着难以忘怀的过往。我们来自五湖四海,把白云生处过成故乡——育苗、夏巡山、秋防火、冬清林。那些穿行林海的夜晚,云在头顶飘荡,露水浸湿衣襟。累了便靠在山石上,看云隙星子,听远山狼嚎。那时总以为日子还长,山永远青,云永远白。

寨子深处的古树群新挂“双百”古树牌。其中一棵小叶杨高达48.2米,树龄已上千年了,被收录在《甘肃林业史话》中。几十棵小叶杨虬枝盘曲,需四五人合抱,恰似我们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林业人,在此成为彼此的依靠。树影斑驳间,仿佛又见工友小憩,就着云气啃窝头,笑声惊飞飞鸟。

秋云最懂这片土地。它们绕林海生,顺溪流走。阳光穿云而过,将

柞树红、桦树黄染得透亮——那红浸着松脂的厚重,似老林业人晒裂的掌心;那黄裹着霜气的温润,像食堂师傅递来的热窝头……

记得在腊子口巡山,浓云骤起。茫然间,远处传来呼唤声,穿透云层,带着炊烟暖意。循声而去,在云深不知处寻得人家。

如今,白云村已成为生态文明小康村。老伙计们在村口开起农家乐,墙上挂着当年造林的黑白照片:青春脸庞灿烂笑着,身后是新栽的树苗。如今幼苗已亭亭如盖,我们的鬓角却染了秋霜。

傍晚独坐半山,看夕阳将云海染成金红。远处腊子口在暮色中沉默,令人想起“更喜岷山千里雪”的豪情。我们这代林业人,从“长征林业

局”的红色血脉里走来,何尝不是延续写新的长征?

下山遇见放牧归来的老阿妈,她一眼认出:“你回来了。”刹那间泪眼模糊。原来在白云生处,我始终有家。

临行那日,云送我至山口。回望处,秋树在云间沉浮;冷杉的绿是底色,柞树的红是印章,白云则是岁月画卷上最温柔的邮戳。想起寨里老人的话:“天上的云是过客,村里的云是归人。”

虽将远行,但我深知,此后无论走多远,只要仰望天空,就会看见岷山深处的白云村——那里的云认得每个游子,记得每段青春。

而我们这些把年华献给林海的人,都成了云里最轻又最重的乡愁。恰如寨中古树,根脉深扎此土,魂念长绕此天。

华家岭的秋

□ 王定顺

当车轮碾过山路,我忽然明白友人为何说“秋是山的私语”。华家岭像一匹褪了色的绸缎,从会宁南部的天际线铺展而下,夕阳正将最后的金箔缀在绸缎边缘——那些经霜的白杨树在风中翻动,露出金色的叶背,仿佛谁在山间撒了一把金角子,又被秋风轻轻推着,滚向远处层叠的沟壑。

我偏爱这样的时刻:秋阳不再炽烈,却像陈年的葡萄酒,将整个山谷浸得微醺。路边的野山楂树举着猩红的小灯笼,酸枣刺上还挂着早霜凝成的冰晶,在斜照里闪烁如星子。华家岭的秋,不喧嚣,却用最朴素的方式诉说——你看那株歪脖子山杨,一侧的枝叶已染成琥珀色,另一侧却还倔强地绿着,像一个人左手握着夏天,右手却已触到了冬的衣襟。

沿着公路穿行在林带时,我遇见了那些沉默的老者——左公柳的树皮皴裂如古地图,深深浅浅的纹路里,或许还藏着光绪年间的风沙;而年轻的油松正舒展着苍翠的枝条,松针上垂着的露珠,倒映着澄澈的天空。我伸手抚过一柳椰树新生的枝条,指尖触到的不仅是微凉的树皮,还有林则徐当年路过时扬起的尘沙,谭嗣同夜宿山神庙时的月光,茅盾先生笔下“西北高原的筋骨”——原来树木才是最不朽的史官,它们把时光酿成年轮,一圈圈刻进生命的内核。

暮色四合时,华家岭镇的灯火像散落的萤火。小餐馆的木门“吱呀”一声

开了,炉火烧得正旺,将店主小两口的影子投在土墙上,像一幅流动的皮影戏。“吃碗热汤面吧”,女主人笑着往炉膛添了块炭,火星子噼啪跳着,落在青砖地上。面条在滚水里翻涌,葱花和蒜苗的香气混着煤烟味弥漫开来,这让我想起那些在老家的夜晚——原来人间至味从不在珍馐,而在这烟火气里的坦诚与热忱。男主人说,今年的秋霜来得早,说着便从柜里摸出两个核桃,塞到我们手里:“路上吃,解乏。”

返程时,月亮已升上了树梢。车窗外,几个小青年正举着手机自拍,闪光灯在秋夜里划出短暂的亮线,像萤火虫误入了人间。我忽然懂得,秋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启示:于他们是青春的背景板,于我们是时光的镜子。但无论老少,当我们站在这山间,看秋叶如何坦然地告别枝头,看星辰如何温柔地覆盖大地,心灵都会被这自然的韵律洗涤——就像路上的车辙,无论曾碾过多少尘埃,最终都会被秋雨抚平,只留下对天地的敬畏与感恩。

华家岭的秋,原是一场温柔的启示。它告诉我们:所谓岁月流逝,不过是让绿叶变成红叶,让青涩酿成甘醇;所谓人间温情,不过是炉火边的一碗热汤,是陌生人递来的一颗核桃,是万物在秋光里共舞时,那片无需言语的默契与懂得。当最后一片杨树树叶落在车顶上,我听见风里传来古老的歌谣,那是山川在说:且慢行,且珍惜,这人间的每一场秋。

我也学着母亲的样子,蹲下去,站起来。才小半天的工夫,腰便酸得厉害。蹲下时,眼前是湿润的黄土和错乱的根须;起身时,满眼是望不到头的田垄。凉飕飕的风毫无征兆地刮过来,带着晚秋的寒意,可不一会儿,日头又从云后探出来,明晃晃地照在背上。

那一袋袋装满的玉米。我使足了劲想把它抱到地头,那袋子却像生了根。母亲走过来,不说话,只弯下腰,两手攥紧袋口,深吸一口气,猛地将百十斤的重量扛上肩头。她的身子晃了一下,脚步蹒跚,踩着湿润的泥土走向玉米堆。

看着母亲的身影,我忽然想起泵站上老张头的身影。那几台工作了三十年的老机组,伴着老张头日复一日的守护,此刻正在四十里外的泵站轰鸣着,把黄河水一级一级提上这干渴的高原。每一滴水要爬升四百多米,经过十三级泵站的接力,才能流到这片地里。

天色渐暗,我们收工回家。母亲在灶间忙着做饭,我坐在院里的石阶上,看着暮色中的玉米堆泛着金光。就是这金子一样的光,照亮了我懵懂的童年,换来了我身上的衣裳,读过的书本,和那张走进大学的车票。而孕育出这片金黄的源头,都要追溯到那条雄浑的河流,那些在泵站里年终轰鸣的机组,和那群风吹日晒的老张头们的坚守。

夜风起来了,带着玉米叶沙沙的响声。我望着厨房里昏黄的灯光,心里涌起一股混合着酸楚与感激的暖流。这片土地上的人们,他们弯下的腰,撑起的却是一片壮丽的天空。



百花

第 3359 期

高峡平湖

〔中国画〕

陈顺尧 作

季节的馈赠

□ 丁 静

每年秋天,父亲都会仔细地将“霜桑叶”收集起来,收拾干净后,或炒或蒸或蜜炙,送给需要的病人。

此刻,父亲已在院子里晒着许多霜桑叶,他用铁叉小心地翻动完桑叶,又朝党参走去。我跟着过去,只见地上匍匐着一片黑枯的党参蔓。

曾经,每年的秋末,父母都去挖党参。深秋的霜晨,大雾弥漫。父亲弓着腰,镰头落下时发出沉闷的声响;母亲蹲在一旁,双手小心地拨开土块。三四亩党参,一镰头一铁锹,硬是挖出约两尺深的渠,沿渠边轻路,让土茬慢慢塌下来,再从土疙瘩里小心地剥离,抽捡出党参。父亲把党参用细铁丝在头部一根根串起来,悬挂晒干,再一把把捆绑好,用架子车一车车拉到几十里外的药材公司卖掉。

“你看这党参,”父亲挖了一根,将我从记忆中猛地拉回,根须上还沾着潮润的土,“经了霜,蔓子枯了,地下的宝贝才长成了。”他掬去泥土,露出白胖的党参:“不在风霜里沉一沉,不在土里默默积蓄,哪来的甜和分量?”

其实,何止是杏树、桑树和党参呢?园子里、山野间,不知有多少草

木,都在这个时节,悄悄地发生着令人叹服的变化。

正沉思着,母亲在菜畦边唤我。她弯腰看着那一垄胡萝卜,翠绿的叶子簇拥着,露出隐约可见的、橙红色的根。我想拔几根做菜,母亲却摆摆手说:“别急,再等等。等下了霜,霜杀过以后再拔。”

“霜杀?”我有些担心,“不怕冻坏了吗?”

母亲直起腰,露出淡定的笑:“现在吃,有生涩味,不够甜,等霜杀上几回,那才真甜呢!”

母亲的一番话,让我想起了父亲种的软儿梨,初时黄澄澄的,看着都香,父亲却不让摘。说要等霜寒浸透,果色转为沉暗的黑,其性方能由寒凉转为温热,可当药用了。

我站在秋日的大地上,凝望着斑斓的色彩,品味着果实的回甘,想着甜沾着潮润的土,“经了霜,蔓子枯了,地下的宝贝才长成了。”他掬去泥土,露出白胖的党参:“不在风霜里沉一沉,不在土里默默积蓄,哪来的甜和分量?”

其实,何止是杏树、桑树和党参呢?园子里、山野间,不知有多少草

绿皮火车

□ 岑 野

童年时,我们挽起裤脚爬上青草齐膝的山梁,望着绿皮火车拖着长长的身躯,缓缓穿行在庄浪河畔的旷野上,汽笛悠长,载着稚嫩纯粹的遐想,驶向比天际更远的远方。

长大后,乘列车越过千山万水,去过青黛雪域,也到过江南水乡。

坐在靠窗座位,听车轮咣当作响,如旧日歌谣浅唱,窗外群山叠翠,稻谷麦浪飘香,丘陵湖泊、丛林平川接连掠过,无限空间自心中向外延展扩散,恍若时光流转,甜蜜幸福涌上胸膛,夜深时,窗外星火流动,城市与村落灯火如人生璀璨,伴着咣当咣当的节奏,沉入柔软梦乡。

而今, D 字头列车呼啸着跨越时代,我们同样怀念,那慢行的绿皮火车——斑斓而疲惫的旅途,亲切熟悉的到站广播,天南地北的方言喧哗,故友同窗不期然地相逢。

汽笛一声长鸣,清越苍茫,仍教人热血沸腾滚烫,教人深爱,教人回望,泛起心底一片温柔的怅惘。

院中苍穹 (组诗)

□ 吕爱生

——
院子遮挡绿色,也隐藏,鸟儿的鸣叫,深深浅浅、高高低低。

围栏挨挤着橘红色笋瓜,叶子遮羞,梨的汗珠溢出甜蜜的乐章。

闲聊倏然停顿,是谁,搅动丝丝缕缕柔怡的波纹,浮出零落的蝉鸣。

二
一片黄叶颤动着,很多叶子随之,摩挲着,仿佛无数羊群在奔跑,掠过一山又一山,一部分藏匿了,一部分继续向前叩问,林中的松鼠,毛毛虫,山崖上的鹰将毛发梳理,不再安闲。

三
白杨捧出茁壮和高大,皴裂的皮肤,灰白的身躯一次次摇曳,一阵阵低诉,背后的故事才叫故事。

落叶收集在身下,托起秋天的脚步,顺着纹理所指的方向,是它的,另一个苍穹。

霜降辞

□ 王正荣

夜风偷换了秋衫,薄霜撒在黄叶上,柿树举起串串红灯,暮色里,暖透山乡人家。

稻草人卸了妆,谷穗的余温还在掌心,雁群划过长空,每一声啼鸣,都落在霜染的药草上。

小河开始减肥瘦身,陶缸里的青稞酒渐渐加温,母亲把晒好的干蔬菜挂在檐下,盼着娃们归来。

月光碾过结霜的窗台,年轮又多一道纹,望着树枝上静默的麻雀,忽然明白,所有的沉淀都是为了新生。

黄河滋养的土地

□ 王文娇

又是一个透着凉风的清晨,走出泵站,深吸了一口清新空气,头顶的朝阳格外刺眼,身后的机组轰鸣声渐渐远去。昨晚的夜班有些漫长,这也是我在景电泵站值班的第二个深秋时节了。

眼下正是收玉米的时候。坐着通勤车回到县城,就一头扎进了家里的玉米地。父亲和母亲已经在地头劳作了。玉米秆子横七竖八地躺了一地,焦黑的碎屑沾在裤腿上,拍也拍不干净。母亲蹲在地里,正把一穗金黄的玉米从秸秆中扒拉下来。那动作是极熟练的——左手扶住秸秆,右手握住玉米棒子,一拧,一拽,金灿灿的玉米便离了秆。她站起身,把玉米扔进身旁的编织袋里,腰微微地弯着。